

汉语方言代词回指处置句的类型与差异

趙 葵 欣*

内容提要 代词回指处置句在汉语方言中分布广泛, 官话、吴语、湘语、赣语、粤语、闽语、客家话等 7 大方言区中均有。回指代词可以与处置标记共现, 也有只用回指代词的独用型。该句式在诸方言间共性有三: a. 用来回指的代词一般跟各方言中第三人称单数形式同形且多居于句末。b. 动词部分最为普遍的形式是“动词+连带成分(啊、了等)或结果补语”。c. 主要用来表达祈使。方言间的差异也有三: a. 各方言对该句式动词部分的要求不同。b. 独用型代词回指处置句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语序: 受事宾语前置句和一般动宾语序句。c. 用来回指的代词在不同方言里作用不同, 至少表现出回指、帮助表达处置、成句、表示完结、舒缓语气这些功能。

关键词 处置句 代词回指 汉语方言 类型分布 共性及差异

0. 引言

代词回指处置句指像“把窗户关他、你食埋条鱼佢啦”这样在句子里用一个代词来回指前面的受事宾语的句子。这种句子在汉语方言中广泛存在, 而且普通话也偶尔能看到这样的句子, 如吕叔湘(1990: 200)就提到两个例子:

* 福岡大学言語教育研究センター外国語講師

你先把这杯酒喝了他说。/你不赶快起来，我把窗户给你敲碎他。

这种句式与处置句关系密切，因此曹茜蕾(2007)、遠藤雅裕(2004)在讨论汉语方言处置式类型时都曾提到这是汉语方言的一种处置式类型。石毓智、刘春卉(2008)更分析了官话方言、闽方言、客家话等方言中代词回指现象并寻找了其在上古汉语的源头。魏兆惠(2011)也指出处置句中代词回指现象在汉语方言中具有普遍性，而且认为这是一种在汉语中普遍存在的口语现象。但是，以上研究虽然指出这种句式在汉语方言中普遍存在，却并没有进一步考察该句式在汉语方言中的分布类型，也没有具体研究该句式在各方言间表现出的共性和差异。因此本文拟在现有方言调查资料基础上，对该问题做一次跨方言的比较研究。全面考察这种代词回指处置句在汉语方言中的类型和分布情况，进而分析其在汉语诸方言中表现出来的共性及差异。代词回指处置句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处置式，弄清该句式在汉语方言中的具体面貌，对了解汉语处置式的类型、汉语回指系统等都将有一定帮助。

一、代词回指处置句的类型及分布

汉语方言中的代词回指处置句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与处置标记共现的；一类是没有处置标记，仅在句中带有回指代词的句子。下面分别考察这两类句式的结构类型和在汉语方言中的分布情况。

1.1 与处置标记共现的代词回指处置句

这类句式的内部结构可以再分为以下四种¹⁾：

1.1.1 类：(施事) + 处置标记 + 受事宾语 + 光杆动词 + 代词

中原官话：罗山话：把药熬他 把药熬了。/把年画贴他 把年画贴上。/把石头搬他 把石头搬开。/把媳妇娶他 把媳妇娶了。/把头发染他 把头发染染。/把钱用他 把钱用掉。/把气消他 把气消消。/把货

验他**把**货验收一下。

确山话：叫吃饭他**把**饭吃了。/叫垃圾扔他**把**垃圾扔掉。/叫那张纸撕他**把**那张纸撕掉。

平邑话：把水喝他**把**水喝了。(笔者调查²⁾)

西南官话：武汉话：我把水倒他**再**来我把水倒掉**再**来。

常德话：快点儿把话讲他**快**点儿把话说了。/早点儿把头梳他**早**点儿把头发梳了。/明朝把通知发他**明**天早上把通知发了。/干脆把衣服脱他**干**脆把衣服脱了。

长阳话：大热天的，饭私臭哒也不把它空他**大**热天的，饭坏了也不把它倒掉。

荆沙话：把头剃他**把**头发剪了。/把衣服洗他**把**衣服洗了。/把棍子丢他**把**棍子丢掉。/趁热把饭吃他**趁**热把饭吃了。

江淮官话：九江话：把饭吃佢**把**饭吃了。/干脆把衣裳脱佢**干**脆把衣服脱了。

1.1.2 类：(施事)+处置标记+受事宾语+动词+连带成分+代词

这儿的连带成分指一些语气助词或体貌标记词，如啊、了、咗、咖等。

冀鲁官话：沧州话：把门关了他**把**门关上。

胶辽官话：牟平话：叫俺大爷把那个狗子领儿撿儿他**吧**让你伯父把那条狗领出去扔了吧。(黄1)

西南官话：武汉话：您家把这个先买了他**吧**您先把这个买了吧。

常德话：快点儿把话讲啊他**快**点儿把话说完。/早点儿把头梳啊他**早**点儿把头发梳好。/明朝把通知发啊他**明**天早上把通知发了。/干脆把衣服脱啊他**干**脆把衣服脱掉。

公安话：把书撕哒他**把**书撕了。/把门关哒他**把**门关了。

荆沙话：把头剃了他**把**头发剪了。

江淮官话：孝感话：我把这些书卖了**他**我把这些书卖了啊。(孝1)/把地扫了他**把**地扫扫。/把这碗饭趁热吃了**他**把这碗饭趁热吃了。/你还不赶快把这些东西丢了**他**你还不赶快把这些东西都扔了。(孝2)

英山话：把这盆水泼了他把这盆水泼掉！（黄2）

鄂东话：我把鸡儿上半天吃了他我上午把鸡吃了。

九江话：快来把饭吃了但快来把饭吃了。

湘语：汨罗话：把火车票买哒他把火车票给买了。/把水冷倚他把水给冷着。

赣语：鄂南话：恨不得把她吞了他恨不得把她吃了。（黄3）

宿松话：把火点著但把火点着。/把书买倒但把书买了。

粤语：广州话：将条项链卖咗佢，唔系有钱嘍把项链卖了不就有钱了吗？
(广1)

香港话：将啲功课做咗佢，唔啱唔带你哋去睇戏把这些功课做完，不然的话不带你们去看电影。

1.1.3 类：(施事)+处置标记+受事宾语+动词+补语或动词重叠+代词

这是动词部分带有补语或动词部分为重叠形式的结构。因为动词重叠“VV”在很多方言（比如西南官话、江淮官话）里是以“V（一）下（儿）”表现的，所以“V（一）下（儿）”也一起归并在这里。

中原官话：确山话：叫桌子擦擦他把桌子擦擦。/我想赶紧叫书看完他想赶快把书看完。/叫帘子卷起来他把帘子卷起来。/叫狗撵出去他把狗赶出去。

平邑话：把这些菜都吃完他把这些菜都吃完。/把酒筛筛他把酒热一下。

西南官话：武汉话：把这些不要的东西都搬走他把这些不要的东西都搬走。

公安话：把这些椅子摆整齐他把这些椅子摆整齐。

常德话：把话讲完他把话讲完。/把衣服晒干他把衣服晒干。/把头发染黄他把头发染黄。/把妹妹喊起来他把妹妹叫起来。/把人喊回来他把人喊回来。/把树砍成三截他把树砍成三段。/把纸烧成灰他把纸烧成灰。

江淮官话：孝感话：把他的衣服撕破他把他的衣服撕破。（孝1）

巢县话：把衣裳洗干净他把衣服洗干净。（黄4）

九江话：我把这个旧电视机丢掉佢我把这个旧电视扔掉啊。/我把你打死佢我打死你。

吴语：上海话：我今早要拿迭本书看脱伊我今天早上要把这这本书看完。

（上1）/拿旧书旧报挤卖脱伊把旧书旧报都卖掉。（上2）

苏州话：拿哀两段课文背熟佢把这两段课文背熟。

杭州话：你把袜儿洗洗他你把袜子洗洗。你把桌子揩揩他号你把桌子擦擦啊。

赣语：常宁话：拿桌子抹刮佢把桌子擦一下。/拿饭呷完佢把饭吃完。/拿书收起佢把书收起来。（常1）³⁾

宿松话：把饭吃脱佢把饭吃完。/把桃子打下来佢把桃子打下来。/今朝热，你把衣裳脱脱掉佢今天热，你把衣服脱掉。

湘语：汨罗话：把他送走他把他送走。/把喉咙哭哈他把喉咙给哭哑。/把书递筒过来他把书给递过来。

粤语：广州话：唔好将条横[wəŋ²⁵⁻¹¹]锯断佢不要把那根横木锯断。（广2）

客家话：梅县话：将裡只鸡拿来食帛佢把这只鸡全吃了。

1.1.4（施事）+ 受事宾语 + 处置标记 + 代词 + 动词 + 其他成分

这是一种回指代词非句末形式。在有些方言里，处置式常采用受事宾语前置，然后在处置标记后用一个代词回指的形式。如：

江淮官话：泗洪话：你书给他摆葛宁个你把书放着吧。/衣裳给他穿上把衣服穿上。

吴语：温州话：酱油把他递给我把酱油递给我。

湘语：汨罗话：头发把他朝上梳把头发朝上梳。/钱把他存哒银行把钱存在银行。/大门把他上得锁把大门上了锁。

闽语：福州话：玻璃共伊褪下来把玻璃卸下来。/汝哥共伊告底来把你哥

哥叫进来。/熏共伊扼代咯把香烟掐灭。

厦门话：门紧共伊关起来快把门关上。

泉州话：许几个学生共伊叫入来把那几个学生叫进来。/汝卵共伊食落去，面干留嘞你把蛋吃了，线面留着。

汕头：我双鞋恰伊物对地块去把我的鞋给弄哪儿去了？/凄凄惨惨趁来许几个钱拢恰伊输到白白去辛辛苦苦赚来的那几个钱全给输光了。

潮州话：衫甲伊收起来把衣服收起来。

海南话：糜甲伊食了把饭都吃了。

有些方言还可以在这种结构的受事宾语前也使用处置标记，如：

江淮官话：泗洪话：你给书给他摆葛宁个你把书放着吧。/给衣裳给他穿上把衣服穿上。

吴语：温州话：把身份证把他带身边把身份证带在身边。

湘语：汨罗话：把衣把他脱下来浸哒把衣服脱下来泡着。/把钱把他存哒银行把钱给存在银行。/把大门把他上得锁把大门给上了锁。

赣语：常宁话：拿脸得佢洗下把脸洗一下。/拿羊得佢牵到山上去映把羊牵到山上去让他吃草。/拿饭得佢呷干净点几把饭吃干净。
(常 2)

闽语：泉州话：着将牛共伊缚嘞树嘞得把牛栓在树上。/将大厝共伊卖嗦去把大房子卖了。

另外，如果动词后面是趋向补语的话，有的方言里回指代词也不能居于句末，如粤语广州话“将啲凳搬晒佢上嚟把凳子全搬上来（广 2）”、平邑话“把酱油递过他来”等。

以上各类例句从语义上来看，大多是表示说话人对听话人的一种希望或要求，也就是用来表达祈使，不论何种方言均如此。有时候这种句式也表达

说话人打算或将要对某物进行某种处理, 比如“我把水倒他再来。”(武汉话)、“我把这些书卖了他。”(孝感话)、“我今早要拿迭本书看脱伊”(上海话)等。但总的来说还是以祈使句为绝对优势。

1.2 代词回指独用型

首先从语序上来说有截然不同的两类: 受事宾语前置句和一般动宾语序句。下面分别讨论。

1.2.1 受事宾语前置句

根据动词部分的不同结构, 也可以再分为如下四类⁴⁾:

1.2.1.1 受事宾语 + 光杆动词 + 代词

中原官话: 罗山话: 地下扫他(把)地扫扫。/秧栽他(把)秧栽了。/作业做他(把)作业做了。/头剃他(把)头发剪了。

平邑话: 水喝他(把)水喝了。

西南官话: 武汉话: 盘子收他, 不用了(把)盘子收起来, 不用了。/凉水倒他, 再重新灌点热的(把)凉水倒掉, 再重新加入热水。

常德话: 菜吃不得哒, 干脆泼他菜不能吃了, 干脆(把)他倒掉。

江淮官话: 九江话: 地扫佢(把)地扫了。/饭吃佢(把)饭吃了。

1.2.1.2 受事宾语 + 动词 + 了 / 啊等 + 代词

西南官话: 常德话: 头发剪啊他(把)头发剪了。

江淮官话: 孝感话: 这些衣服你洗了他(把)这些衣服你洗了。(孝1)

粤语: 广州话: 盆水倒咗佢, 好唔好(把)那盆水倒掉, 好吗?(广2)

香港话: 门开咗佢(把)门打开。

湘语: 益阳话: 门去关咖他去(把)门关上。/咯碗现饭子吃咖他(把)这碗剩饭吃了。/菜端咖他(把)菜端走。

汨罗话: 火车票买哒他(把)火车票买了。/书递倚过来他(把)

书递过来。

客家话：连城话：这碗饭食撒佢（把）这碗饭吃了。/这封信也寄撒佢（把）这封信也寄了。

1.2.1.3 受事宾语+动词+补语或动词重叠+代词

中原官话：平邑话：菜都吃完他（把）菜都吃完。/酒筛筛他（把）酒热一下。

西南官话：武汉话：菜都吃完他，剩倒蛮讨厌（把）菜都吃完，剩下很讨厌。

常德话：病诊好他（把）病治好。/饭不剩起哒，吃完他饭别剩下，都吃完。

吴语：上海话：桌子揩揩伊（把）桌子擦擦吧。/房门锁脱伊（把）房门锁上吧。（上3）

杭州话：葛只鸡杀掉他（把）这只鸡杀掉。/葛只桌子搬掉他（把）这张桌子搬走。/我糖吃吃他号我把糖吃了啊。

苏州话：耐衣裳汰清爽俚你（把）衣服洗干净了。

粤语：广州话：支竹都系绑实啲佢好那根竹子还是绑紧点儿好。/啲啤酒饮晒佢啦（把）这些啤酒喝了吧！（广2）

香港话：行李执好佢先，免得到时赶唔切先（把）行李收拾好，免得到时赶不上。

湘语：汨罗话：书递倚过来他（把）书递过来。

赣语：常宁话：碗托稳，莫打刮倒佢（把）碗端稳，别（把它）打烂了。（常1）

宿松话：这一碗饭你吃脱掉佢你（把）这碗饭吃完。

客家话：连城话：鸟子赶走佢（把）鸟儿赶走。/钱塞起佢（把）钱收好。

1.2.1.4 受事宾语+（施事）+动词+代词+补语

中原官话：浚县话：（那个羊）栓他树上吧（把）那个羊栓在树上吧。/大衣你捎他来吧你（把）大衣带来吧。

平邑话：酱油你递过他来你（把）酱油递过来。/盘子收起他来（把）盘子收起来。

客家话：连城话：衫收佢转来（把）衣服收回来。/鸡催佢出去（把）鸡赶出去。

1.2.2 一般动宾句：动词+受事宾语+代词

也就是在这种结构的代词回指处置句里受事宾语并没有提前，而是一般的“SVO”语序，然后在受事宾语后再紧跟一个代词。例句如下：

湘语：汨罗话：买咗火车票他（把）火车票买了。/递笱过来书他（把）书递过来。

粤语：广州话：洗净件衫佢（把）衣服洗干净。/锁埋道门佢啦（把）门锁上吧。（广3）/饮晒啲啤酒佢啦（把）这些啤酒喝了吧。（广1）/你唔食咗个包佢，一阵实饿死你（你）不把这包子吃了，一会儿非饿死你不可。（广2）

香港话：食晒的饭佢，唔好口徒（口+徒）嘢呀（将）那些饭吃完，不要浪费。/扫走晒的旧嘢佢，间屋通爽得多啦（把）那些旧东西扫走，房子通爽多了。

这种采用一般“SVO”语序的代词回指处置句目前笔者只收集到湘语汨罗话和粤语广州话、香港话的例子。

代词回指独用型的处置句也几乎都是用来表达祈使的，各种方言均如此。

根据以上资料代词回指处置句在汉语各方言中的分布情况可以表现为图1。



图 1 汉语方言代词回指处置句分布图⁵⁾

由图 1 可知，代词回指处置句在官话、吴语、湘语、赣语、粤语、闽语及客家话这七大方言区均有分布，但最集中的分布区域是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境内的西南官话、江淮官话区。另外，南部沿海的闽语区也是分布较为集中的地区之一。从地图上来看，这种句式在中南部地区的分布明显要比在北方更广泛一些。

二、汉语方言代词回指处置句的共性及差异

2.1 共性

代词回指处置句在汉语七大方言区中均有分布,从语义方面来看,其最大共性是这种处置句一般都是用来表达要求或命令,即是一种用来表达祈使的处置句。虽然也有一些表示说话人将要某物实施某种处理的例子(参见1.1),但从本次研究收集到的例句来看,表祈使的用法还是绝大多数。

从语表形式来说,其最大共性是用来回指的代词一般跟各方言中第三人称单数形式同形,如西南官话区的“他”、江淮官话、赣语、粤语、客家话的“佢”、吴语、闽语里的“伊”等。虽然用来回指的代词是第三人称单数形式,但回指的宾语并不限于第三人称,可以是第一、二人称,如:把你气死他!(孝感话,殷何辉 2010)。所回指的受事宾语也不一定是单数,实际上并不区分单复数。如:这些衣服洗了他(孝感话,殷何辉 2010);将嗰几条友仔捉起佢呀把那几个家伙抓起来吗?(广州话,麦耘 2003)等。这启示我们,该句式中的这个代词作为代词的指代用法已经虚化,它已经不指代具体事物,而只是回指前面的一个语言单位(受事宾语),在语法形式上占据一个语法位置而已⁶⁾。

在动词的内部结构要求方面,各方言有同有异。具体情况请看下表1。表中“×”表示相应结构不能进入该方言之这一句式。

表 1 汉语方言代词回指处置句的动词结构差异表⁷⁾

			光杆 动词	动 + 连带 成分	动 + 结果 补语	动 + 趋向 补语	动词重叠或动 + (一) 下 (儿)
官话	中原 官话	浚县			×	×	×
		罗山				×	×
		确山					
		平邑					
	胶辽 官话	牟平	×				×
	冀鲁 官话	沧州	×			×	×
	西南 官话	武汉				×	×
		常德					×
		荆沙 (荆州)				×	×
		公安	×			×	×
		长阳	×			×	×
	江淮 官话	孝感	×				×
		英山				×	×
		鄂东 (黄冈)				×	×
		九江				×	×
		巢县				×	×
	吴 语	上海	×			×	
		苏州	×			×	
		杭州	×			×	
湘 语	汨罗	×				×	
	益阳	×		×	×	×	
赣 语	鄂南				×	×	
	常宁	×					
	宿松	×					
闽 语	泉州	×				×	
	福州	×				×	
	厦门	×					
	汕头	×					
客家话	梅县	×			×		
	连城	×				×	
粤 语	广州	×					
	香港	×					

这里所说的某一动词结构不能用, 都是仅指在代词回指处置句里的情况。用于该方言中的一般处置句时没有问题(光杆动词除外)⁸⁾。比如, 武汉方言一般处置句可以用动词带趋向补语, 如“把钥匙收起来”, 但代词回指处置句不行, “*把钥匙收起来他”或“*钥匙收起来他”都不能说(赵葵欣 2012: 189)。益阳方言一般处置句动词部分可以是“动词+结果补语”, 如“让他把话说圆让他把话说完。”(徐慧 2001: 285), 但“让他把话说圆他”就不能说了(笔者向徐慧确认)。

由表 1 可知, 代词回指处置句中动词内部结构在各方言中表现出的共性是: 动词部分最为普遍的语法形式是“动词+连带成分(啊、了等)”和“动词+结果补语”, 南北方言皆然。也就是说, 汉语各方言的代词回指处置句动词部分一般都可以是“动词+连带成分(啊、了等)”或“动词+结果补语”形式。

2.2 差异

2.2.1 动词部分的差异

如表 1 所示, 这一句式在动词内部结构方面表现出极大的差异性。不管是第一类与处置标记共现型还是第二类句末回指代词独用型, 各方言对动词部分的要求都有所不同。在动词部分为“光杆动词、动词后加连带成分、动词后带结果补语或趋向补语、动词重叠”这些类型中, 有的方言里该句式容认其中的四种甚至全部, 如: 确山话、平邑话、常德话、宿松话、厦门话、广州话等, 表明代词回指处置句在这些方言中相当活跃, 能产性强。有的方言则只容认其中的两种甚至一种, 如浚县话、公安话、益阳话等, 表明这些方言里代词回指处置句受限较多, 使用不那么自由。更多的方言中该句式是容认其中的三种动词结构, 不过, 具体是哪三种动词结构能进入代词回指处置句, 各方言还是差异明显。比如罗山话、武汉话、九江话的代词回指处置句动词部分可以是“光杆动词、后加连带成分、后加结果补语”, 却不能是

“动词后加趋向补语和动词重叠”；汨罗话、连城客家话都容认动词部分为后加连带成分、结果补语和趋向补语，却不容认该句式动词部分为光杆动词和动词重叠；而上海话、苏州话、杭州话容认动词后加连带成分、结果补语和动词重叠，却不容认动词部分为光杆动词和带有趋向补语。

这些差异在方言类型上大致表现为：A. 官话区的多数方言里，代词回指处置句动词部分可以是光杆动词，而吴语、湘语、赣语、闽语、客家话和粤语则都不允许。B. 反过来，南方诸方言如赣语、闽语，客家话和粤语基本都容认动词部分带趋向补语或为重叠形式（包括V一下），而官话方言几乎都不行。这两点表现出南北方言类型上的显著差异⁹⁾。

至于为什么“动+趋向补语”较“动+了/啊等”和“动+结果补语”难以进入代词回指处置句，笔者认为可以解释如下：代词回指处置句的回指代词，实际上是占据的宾语位置，“动+了/啊等”和“动+结果补语”结构本身都是可以直接后加宾语的，如“吃了饭、吃完饭”；而“动+趋向补语”后面则比较难直接后加宾语，如一般不说“收起来东西”，而说“东西收起来”。虽然有些趋向补语也是可以后加宾语的，如“买回来一本书”、“递过来一张纸”等，但这些宾语都必须是不定指的，也就是说，不能说“买回来这本书、递过来那张纸”。而处置句的受事宾语恰恰要求是定指的，这个回指代词也是回指前面的有定宾语，因此就难以进入趋向补语后面了。

2.2.2 语序差异

第二类无处置标记的代词回指独用句，还表现出语序上的极大差异。也就是存在两种完全相反的语序，即受事宾语前置句（1.2.1）和一般动宾语序句（1.2.2）。前者如罗山话、平邑话、武汉话、常德话、孝感话、九江话、上海话、杭州话、苏州话、益阳话、连城客家话等。大多数方言里代词回指独用句都是采用的这种语序。而采用一般动宾语序，又在句末用回指代词的，如前所述只有湘语汨罗话和粤语广州话、香港话，是相对的少数。

还应该注意的是，广州话和汨罗话具体情况还有不同。实际上这两种方言代词回指处置句既可以采取受事宾语前置的语序，也可以采用通常的“SVO”语序。但两种语序究竟谁为常态，两种方言表现并不一样。在李新魁、黄家教、施其生、麦耘、陈定方（1995：571—572）和饶秉才、欧阳觉亚、周无忌（1981：112）的研究里，都只提到广州话里“动词+受事宾语+回指代词”句式，只有麦耘（2003）提到广州话里也有受事宾语前置的句末代词复指句。可见广州话里应该是一般动宾语序更为常见。而在汨罗话里，如果谓语部分为连动式时，可以用受事宾语前置式，却不能用一般动宾语序式。如可以说“衣脱下来浸哒他*把衣服脱下来泡着*”；却不能说“*脱下来浸哒衣他”。也就是说一般动宾语序式“所受句法限制更严，很多句法条件下不用”（陈山青、施其生 2011）。可见在汨罗话里，受事宾语前置是这种句式的常态，一般动宾语序的代词回指句受限要多一些。

从以上分析来看，受事宾语前置还是代词回指处置句的主要形式，这也能顺利地解释该句式产生的原因：受事宾语的前移留下一个空位，于是用一个代词来回指。这也是目前研究者们对这一问题最为普遍的解释（易亚新 2003、王东、罗明月 2007、石毓智、刘春卉 2008、黄晓雪 2009、殷何辉 2010）。但是，这种“填补空位说”对像粤语广州话那样采用一般动宾语序的代词回指处置式却没有解释力。因为一般动宾语并不存在这样的“空位”。汨罗话中的情况尚可用“类推”来解释，因为汨罗话里受事宾语前置句是更为普遍的形式，因此有可能是从这种情况下的代词回指用法类推，而产生一般动宾语序的用法的。但是，粤语广州话里一般动宾语序的代词回指句是常态句式，类推也不可能。

袁毓林、徐烈炯（2004）曾对广州话这种语序的代词回指处置句的形成做过如下解释：这里的回指代词指代一个动词性话题，通过复制话题，进而删除谓语核心的述宾结构而保留话题中的述语动词，从而形成这种句式。但是如果按这种解释，这一句式里的句末“佢”是绝不能去掉的，如果去掉就

成了只有话题没有述题 (comment) 的不合格结构了。但是, 根据李新魁、黄家教、施其生、麦耘、陈定方 (1995)、麦耘 (2003), 广州话里这种处置句的回指成分“佢”是可以去掉的。详细参见本文 2.2.3。因此笔者认为这一解释也还是不能解决问题。粤语里的这种句式可能另有来源, 尚需做进一步研究。

2.2.3 回指代词功能差异

最后, 代词回指处置句中代词的功能在各方言中也表现迥异。由于以往的方言研究资料谈到这一问题的并不多, 因此本文只能做一个简单地归纳。陈山青、施其生 (2011) 认为, “复指可以强调处置对象, 从而也就加强了动作对对象进行处置的意义”¹⁰⁾, 并将“用一个代词复指被处置对象”作为与“使用处置介词”对等的一种表处置的手段。可见湘语汨罗话里的“他”还有比较实在的回指功能, 这种回指强调了受事宾语从而成为表达处置的一种手段。而广州话“以上大多数例子中的回指成分‘佢’可以去掉, 句子的基本意思不变, 只是有‘佢’处置义较强, 没有‘佢’则处置义较弱”(麦耘 2003)。李新魁、黄家教、施其生、麦耘、陈定方 (1995: 571-572) 也认为, 加“佢”有很强的处置义, 不加就没有。所以在广州话里“佢”也跟处置义的表达有直接关系。

但是在上海话里, 有没有“伊”不影响整个句子的基本语义, 只是有“伊”语气显得柔和, 而没有的时候语气生硬, 有命令的感觉¹¹⁾。武汉方言的回指代词“他”在不同结构中功能不同, 至少具有完句作用和舒缓语气功能 (赵葵欣 2012: 189-190、192, 赵葵欣 2013)。常德方言跟武汉话有类似的一面, 即光杆动词时“他”隐含结果同时表示完结, 具有重要的成句作用 (易亚新 2007: 289)。但是易亚新 (2007) 并没有提到语气功能。而在“在 V 后有补语的情况下, 主要强调结果的实现和完结。……可以省略, 但省略后完结义消失” (易亚新 2007: 289) 这一点上, 又与武汉话不同, 武汉话的“他”

没有这种功能。

由于现有方言资料对此问题研究不多，本文的跨方言比较也只能点到为止。但仅就以上几种方言情况来看，代词回指处置句中的回指代词至少表现出回指、帮助表达处置、成句、表示完结、舒缓语气这些功能。它们应该是由回指代词在这种句式中所占的句法位置导致一系列语法化而产生的结果。

2.3 代词回指处置句探源

汉语方言中的这种代词回指处置句可以在古代、近代汉语里找到源头。从早期表处置的“将”、“把”字句里的“之”、到元曲和明清白话小说里的“他”都是如此。如¹²⁾：

- (1) 就将符一法命焚之。(冯翊《桂苑丛谈》)
- (2) 船者乃将此蟾以油熬之。(陆勋《志怪》)
- (3) 汝将此人要徐杀之勿损皮肉。(《佛说长阿含经》7, 后秦)
- (4) 还把身心细识之。(敦煌文书《维摩诘经讲经文》)
- (5) 把这个妇人恰待要勒死他。(《元曲选 货郎旦 / 第二折》)
- (6) 你就先把折椅子院子死和尚给我背开他。(清《儿女英雄传》)
- (7) 我如今趁天师不在，我去把个海来煎干了他，致使他的宝船不能回去。
(明·罗懋登《三宝太监西洋记》41回)
- (8) 待我把个窠儿拆了他的，看是何如。(同上第52回)
- (9) 我如今便和你去，看我把这厮和大虫一般结果他。
(明·施耐庵《水浒传》第28回)
- (10) 不如我将恶淫贼方子华引出去倒好，用调虎离山计，把他调出来拿他。
(清·张杰鑫《三剑侠》第2回)

但是有意思的是，以上这些例句大多是表达说话人将要或打算对某物进行某种处理，而不是用作祈使。以《三宝太监西洋记》为例，据王瑞梅（2010）的研究，该书中共出现1548条把字句，其中代词回指处置句有8条。笔者

查看了所有这8条例句,均为表示说话人自己将要或打算对某物做某种处理,没有一例是表祈使的¹³⁾。但现代汉语方言中的这种句式如前所述主要用来表达祈使。这种用法的转变其实倒不难解释。首先从句法上来看,表达说话人自己意愿的这种处置句如果不出现主语,就有可能被解释为祈使句。比如例(10),如果脱离前文“不如我将恶淫贼方子华引出去倒好”,只单独看后面一个无主句“用调虎离山计,把他调出来拿他”的话,是完全可以理解为要求别人去做的祈使句的。所以从句法条件上来说,这种处置句转为祈使用法是可能的。再从语义来看,正如刘丹青所指出的那样,“愿望和祈使都是说话人希望出现的情况,区别只在是否一定要求听者行动。”而且“祈使和愿望在更高层面上都是非现实状态”(刘丹青2008:488),这也和这种代词回指处置句在很多方言中都只用于表未完成的特征相吻合(徐烈炯、邵敬敏1998:84;易亚新2007:286;殷何辉2010;小嶋2010)。如易亚新(2007:286)描述的常德方言“早晨起来把地扫他(未扫)。”可以用“他”字句,而如果“已经扫了”就只能说成“早晨起来把地扫哒”了。可见这种代词回指处置句不论在语义还是在句法上都具备了转为表达祈使的条件,所以在现在各方言中主要用来表达祈使也不足为怪了。

三、小结

本文根据现有方言研究成果,采用跨方言的比较方法,考察了代词回指处置句在汉语诸方言中的类型和分布情况,并特别探讨了该句式在各方言间表现出的共性和差异。研究表明,代词回指处置句广泛存在于汉语方言中,官话(包括中原官话、冀鲁官话、西南官话、江淮官话)、吴语、湘语、赣语、粤语、客家话这七大方言区里都有。从类型上来说代词回指处置句主要有两大类:与处置标记共现型和代词回指独用型。该句式动词部分又有四类不同形式:光杆动词+代词;动词+连带成分+代词;动词+补语+代词;动词

重叠或 V（一）下（儿）+ 代词。另外，没有处置标记的独用型代词回指句还存在“受事宾语前置句”和“一般动宾语序句”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语序类型。

代词回指处置句在汉语诸方言中表现出以下三点共性：a. 用来回指的代词一般跟该方言中第三人称单数形式同形且多居于句末。但回指的宾语并不限于第三人称，所回指的受事宾语也不一定是单数。b. 动词部分最为普遍的形式是“动词 + 连带成分（啊、了等）或结果补语”，南北皆然。c. 从语义上来说，这种句式主要用来表达祈使。

该句式在汉语诸方言中表现出的差异为：a. 各方言对该句式动词部分的要求不同。部分官话方言容认该句式的动词部分为光杆动词，而吴语、湘语、赣语、粤语和客家话等南方方言则都不允许。但是对“动词 + 趋向补语”和“动词重叠（或 V 一下）”的容认度南方方言比官话方言高。b. 独用型代词回指处置句存在两种完全相反的语序：受事宾语前置句和一般动宾语序句。但以第一种居多，采用一般动宾语序又用代词回指的目前只收集到粤语广州话、香港话和湘语汨罗话的例子。c. 用来回指的代词在不同方言里作用不同，至少表现出回指、帮助表达处置、成句、表示完结、舒缓语气这些功能。

这种代词回指处置句可以在古代、近代汉语中找到源头，但目前的“填补空位说”无法解释像粤语广州话那样采用一般语序的代词回指处置句产生的原因。

〈注〉

- 1) 方言例句都在后面用小字标注普通话说法。斜体字为笔者本次加注，一般字体为引用文献中原有的翻译。现有各文献中回指代词有的记作“它”，有的写为“他”，本文一律统一记作“他”。例句来源见〈例句出处〉。同一方言点引用文献多于两处的，用 1、2 标注，如广 1，广 2。
- 2) 平邑话的语料是日本松山大学孟子敏教授提供的，在此诚致谢意。

- 3) 占生平 (2005 : 10) 提到常宁方言无标记处置句中受事宾语前置后, 动补结构后面还可以带一个回指代词“佢”, 但并没有给出更多例句。本例句依据占文中例 (3) 而来。
- 4) 例句后小字部分的 () 表示该语法成分在方言原文中本来没有, 是用普通话转述其意思时添加的。直接从参考文献里引用来的普通话翻译, 此处也由笔者做了加工。以下的方言例句部分皆同。
- 5) 该地图的底图来自
<http://wenku.baidu.com/view/4d3490492e3f5727a5e9620d.html>
免费资料。制图得到北京语言大学王俊毅先生的帮助, 特此致谢。
- 6) 各方言中回指代词功能不尽相同, 具体参见 2.2.3。
- 7) 本表主要依据现有各方言已发表的文献资料 (见参考文献) 做成, 资料不足时笔者进行了追加调查。追加调查项目及方言点合作人情况参见附录。泗洪、温州、潮州、海南四处方言点本次没能进行追加调查, 因资料不足未列入此表。追加调查得到徐慧、魏兆惠、陈前瑞、刘祥柏、罗福腾、丁雪欢、王求是、陈山青、阮桂君、赵积梁、黄正华、安钢、禹飏等多位师友的帮助, 一并致谢。
- 8) 处置句, 包括有处置标记的狭义处置句和受事前置表处置的句子 (如连词客家话: 碗先洗净来! 项梦冰 1997 : 421), 动词部分一般都不能是光杆动词。
- 9) 广义的北方方言“指的是一个跨越黄河、长江, 北起东三省, 南达云、贵、川, 纵横几千公里的大方言区, 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官话。” (詹伯慧 1991 : 63) 南方方言则指吴语、湘语、赣语、闽语、客家话和粤语。此处南北方言依此说。
- 10) 陈山青、施其生 (2011) 文章里使用的是“复指”一词, 就是本文所说的“回指”。
- 11) 此处关于上海话的语感来自笔者对两位上海人 (胡女士 50 岁、王女士

32岁)的调查。在此向两位合作人表示衷心感谢。

- 12) 以下例句(1)–(4)引自袁毓林、徐烈炯(2004)。例句(5)、(6)引自占升平(2005:36)。其他例句来自北京大学CCL语料库中的明清语料。
- 13) 这8个代词回指处置句除了正文中已引两句外,其余6句如下:长老道:“你与我把前面的无名鬼退了他。”(28回)/三宝老爷道:“死之一字,再不消疑。只说这个单头鬼,把怎么处他?”(31回)/你今日既不肯去,我把天下的山都收了他,看你睡在那里。(44回)/左右头目说道:“这四个躯壳,把怎么处他?”(61回)/请教天师,把这个鹿皮怎么处治他?(71回)/叫刀斧手过来,一概都砍了他的头,把这满城番子都血洗了他。(第84回)

〈参考文献〉

- 曹茜蕾 2007.「汉语方言的处置标记的类型」,『语言学论丛』36:184–20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
- 陈山青、施其生 2011.「湖南汨罗方言的处置句」,『方言』2011年第2期:142–152页。
- 陈泽平 1997.「福州话的动词谓语句」,李如龙、张双庆主编『动词谓语句』:105–120页。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 干敏 2011.「九江方言中的处置式“佢”字句」,『现代语文』19:146–149页。
- 黄晓雪 2009.「宿松方言中句末带“佢”的祈使句」,『汉语方言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第十五届学术年会』论文集:24–30页。
- 黄伯荣主编 1996.『汉语方言语法类编』,青岛:青岛出版社。
- 李如龙 1997.「泉州方言的动词谓语句」,李如龙、张双庆主编『动词谓语句』:121–135页。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 李小凡 1998.『苏州方言语法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李新魁、黄家教、施其生、麦耘、陈定方 1995.《广州方言研究》，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 刘丹青 1997.「苏州方言的动词谓语句」，李如龙、张双庆主编《动词谓语句》：1-20 页。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 刘丹青 2008.《语法调查研究手册》，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吕叔湘 1990.《吕叔湘文集·第二卷·汉语语法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
- 麦耘 2003.「广州话以“佢”回指受事者的句式」，《第八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论文集》：515-524 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潘悟云 1997.「温州方言的动词谓语句」，李如龙、张双庆主编《动词谓语句》：58-75 页。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 钱乃荣 1992.《杭州方言志》（中国語学研究『開篇』单刊 5），東京：好文出版。
- 覃金玉 2008.「长阳方言中的虚词“哒”初探」，《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 年第 1 期：53-55 页。
- 饶秉才、欧阳觉亚、周无忌 1981.《广州方言词典》，香港商务印书馆。
- 施其生 1997.「汕头方言的动词谓语句」，李如龙、张双庆主编《动词谓语句》：137-152 页。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 石毓智、刘春卉 2008.「汉语方言处置式的代词回指现象及其历史探源」，《语文研究》2008 年第 2 期：52-55 页。
- 汪化云 2004.《鄂东方言研究》，成都：巴蜀出版社。
- 王东、罗明月 2007.「河南罗山方言“把+O+V+他”式处置式」，《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 年第 6 期：84-87 页。
- 王群生 1994.《湖北荆沙方言》，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 王瑞梅 2010.《西洋记》把字句句法结构分析，《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第 27 卷第 6 期：29-34 页。
- 魏兆惠 2011.「处置句中代词回指的普通性及差异性」，第六届汉语语法化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中国·西安）。

- 项梦冰 1997.『连城客家话语法研究』,北京:语文出版社。
- 辛永芬 2011.「豫北浚县方言的代词回指型处置式」,『中国语文』2011年第2期:164-168页。
- 徐慧 2001.『益阳方言语法研究』,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 徐烈炯、邵敬敏 1998.『上海方言语法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许宝华、汤珍珠主编 1988.『上海市区方言志』,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易亚新 2007.『常德方言语法研究』,北京:学院出版社。
- 殷何辉 2010.孝感方言中带句尾成分“它”的主观意愿句,《汉语学报》2010年第3期:51-59页。
- 袁家骅 1983.『汉语方言概要』(第二版),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
- 袁毓林、徐烈炯 2004.「再议处置性代词句」,『中国语言学论丛』第3辑:46-62页。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 遠藤雅裕 2004.「漢語方言處置標記的地理分布與幾種處置句」,『中国語学』251:57-73页。
- 占升平 2005.「湖南省常宁市方言处置句式研究」,湖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 詹伯慧 1991.『汉语方言及方言调查』,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 张洪年 2007.『香港粤语语法的研究(增订版)』,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 张双庆 1997.「香港粤语的动词谓语句」,李如龙、张双庆主编『动词谓语句』:247-262页。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 赵葵欣 2012.『武汉方言语法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 赵葵欣 2013.「武汉方言句尾“它”字句考察」,『福岡大学研究部論集 A:人文科学編』VOL.13/No.2:1-5页。
- 周长楫编撰 1993.『厦门方言词典』,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 周琴 2008.「泗洪话处置式句法格式研究」,『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81-85页。
- 朱冠明 2005.「湖北公安方言的几个语法现象」,『方言』2005年第3期:

253—257 页。

左林霞 2001. 「孝感话的“把”字句」, 『孝感学院学报』 2001 年第 5 期:
77—81 页。

小嶋美由纪 2010. 「上海語と粵語における再述代名詞と非現実ムード」, 『言
語情報科学』 8 卷: 33—48 页。

〈例句出处〉

沧州话: 魏兆慧 2011 长阳话: 覃金玉 2008 常德话: 易亚新 2007:
282—285 常宁话: 常 1 (占升平 2005: 9—10)、常 2 (占升平 2005: 31
—32)

曹县话: 黄 4 (黄伯荣 1996: 656) 潮州话: 袁家骅 1983: 279 鄂东话:
汪化云 2004: 220 鄂南话: 黄 3 (黄伯荣 1996: 662)

福州话: 陈泽平 1997 公安话: 朱冠明 2005

广州话: 广 1 (李新魁、黄家教等 1995: 571)、广 2 (麦耘 2003)、广 3 (饶
秉才、欧阳觉亚、周无忌 1981: 112) 海南话: 袁家骅 1983: 279

杭州话: 钱乃荣 1992: 112 荆沙话: 王群生 1994: 268 九江话: 干
敏 2011 连城话: 项梦冰 1997: 421—442 罗山话: 王东、罗明月
2007 梅县话: 魏兆慧 2011 汨罗话: 陈山青、施其生 2011

牟平话: 黄 1 (黄伯荣 1996: 440) 泉州话: 李如龙 1997

确山话: 石毓智、刘春卉 2008 汕头话: 施其生 1997 上海话: 上 1 (徐
烈炯、邵敬敏 1998: 82)、上 2 (许宝华、汤珍珠 1998: 482)、上 3 (黄伯
荣 1996: 656) 泗洪话: 周琴 2008 苏州话: 刘丹青 1997 宿松话:
黄晓雪 2009

温州话: 潘悟云 1997 武汉话: 赵葵欣 2012: 187—189

厦门话: 周长楫 1993: 249 香港话: 张双庆 1997 孝感话: 孝 1: (殷
何辉 2010)、孝 2 (左林霞 2001) 浚县话: 辛永芬 2011 益阳话: 徐
慧 2001: 287 英山话: 黄 2 (黄伯荣 1996: 659)

The Diverse Usage of Disposal Sentences with Resumptive Pronouns in Chinese Dialects

Zhao Kuixin

Abstract Disposal sentences with resumptive pronouns can be seen in many Chinese dialects including Mandarin, Wu, Xiang, Gan, Yue, Min and Hakka Chinese. These disposal sentences are classified into two types depending on the presence of the disposal marker. This paper provides a summary of various types of disposal sentences used in Chinese dialects. It also offers an analysis of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this kind of disposal sentences in different dialects.

Key words disposal sentences resumptive pronouns Chinese dialects typology

附录 追加调查项目及各方言点合作人

一、调查表 1 (用于官话区)

请问下面的句子, 在你的方言里是否能说。如果不能说, 请给出你认为正确的句子。

- () 把酒喝他。
- () 酒喝他。
- () 把这些菜都吃完他。
- () 这些菜都吃完他。
- () 把衣服洗了他。
- () 衣服洗了他。

- () 把衣服洗洗他。/把衣服洗 (一) 下他。
- () 衣服洗洗他。/衣服洗 (一) 下他。
- () 把酱油递过来他。
- () 酱油递过来他。
- () 把盘子收起来他。
- () 盘子收起来他。
- () 把这些菜都吃完。
- () 把菜热热。或者：把菜热 (一) 下。
- () 把衣服洗洗。或者：把衣服洗 (一) 下。
- () 你把酒喝了。
- () 把酱油递过来。

二、调查表 2 (用于闽语、客家话和粤语区)

下面这样的情况，用您的方言怎么说。

- (1) 请别人把门打开。
- (2) 要朋友把这杯酒喝了。
- (3) 对别人说：把这件衣服洗洗。
- (4) 妈妈让你：把房间收拾收拾。
- (5) 妈妈对你说：把这些菜都吃完，别剩下。
- (6) 请别人把酱油递过来。
- (7) 妈妈让你：把垃圾都扔出去。

三、调查合作人 (方言点 调查合作人姓名 性别 年龄)

沧州：苑 男 80、魏 女 25；长阳：陈 男 59；曹县：翟 男 60 多；鄂东（黄冈）：黄 男 45；鄂南（通城）：胡 男 58；鄂南（通山）：焦 男 23；福州：王 男 20；公安：杨 女 22；广州：廖 女 22；杭州：徐 女 33、

贾 女 25；荆沙（荆州）：万 男 47、胡 女 21；九江：曹 男 40；连城：
项 男 50；梅县：肖 男 35、李 女 30 多；汨罗：陈 男 20 多；牟平：
刘 男 80 多、罗 男 54、刘 女 30 多、王 女 31；平邑：孟 男 50 多；
泉州：陈 女 21；确山：谭 男 60；汕头：陈 女 25；上海：王 女 32；
苏州：石 男 66；厦门：林 男 22；香港：李 男 26；孝感：王 男 44；
浚县：贾 男 40 多；益阳：徐 女 58；英山：王 男 28。

向所有合作人不厌其烦多次接受笔者的调查表示敬意和谢意！